

# 汉英语法概念系统对比

## Contrast of Chinese and English Grammatical Concept System

J.Yang

语言在地球上已经出现几十万年了。现在，全世界有千千万万种不同的语言，包括有文字的语言和众多的尚没有文字的语言。在人类的漫漫历史长河中，语言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永远处于发展之中，语言之间也不断地发生着分化和融合的演变过程。根据语言的特征及亲属关系，世界上的语言按照谱系分类法被分为十大语系，包括印欧语系、汉藏语系、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闪含语系、伊比利亚—高加索语系、达罗昆荼语系、马来—玻利尼西亚语系、南亚语系等。

语言有三大特征，即语法、词汇和语音。其中，最为稳定的是语法系统，词音次之，变化最快最不稳定的是词汇。可以说，每种语言的词汇每时每刻无不发生着变化。但是，无论词汇和语音发生怎样的变化，都仍然属于一种语言内部的变化，即方言之间的变化，语法系统是稳固的。一旦某种语言的语法系统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度，就说明这种语言已经分化为本质不同的两种语言了。换言之，即使在同一语系之内，不同语言间的差异发生在语言的各个方面：语法、词汇和语音。而不同语系之间的两种不同的语言间的差异，其差异之大可想而知。

汉语和英语就是两种不同语系之间的两种不同的语言。从形态上来说，英语属于屈折词缀虚词型屈折语，而汉语则倾向于词根型孤立语。

所谓（内部）屈折，是指语言的词的形态可以发生一定的变化，并以不同的形态变化来标识不同的语法概念，如本篇所述英语语言所具有的这些众多的范畴概念和认知概念。换句话说，就是在英语中，这些众多的范畴概念和认知概念是无需其他词汇来进行说明、叙述和解释的，只要变化有关单词如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等的词的形态即可达到标识这些概念的目的。但是在汉语中，基本上是没有上述这些词汇形态变化能力的，就是说，汉语的词汇本身是无法标识出这些范畴概念和认知概念的。汉语和英语之间在词语语法方面的差异之大可想而知。

自古以来人们就在一直在探讨着汉语和英语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结果很是令人失望：这两种语言之间完全对等的东西真是少得太可怜了，即使是词语系统也很难找到真正的对等，即语言的“非对等性”。

### 一. 语法概念方面的差异

#### 1. 范畴概念的差异

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首先表现在语法概念方面。

英语的范畴语法概念体现在多方面，主要有“性”、“数”、“格”、“人称”、“时”、“体”、“态”、“式”、“非限定”、“级”、“序”等十一个方面，涉及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数词等。英语的这些概念可以依靠词的形态变化来体现，丰富了语言的表达能力，加强了语言的逻辑性。

与英语相比，汉语语言本身基本不具有这些范畴语法概念。因此，在范畴语法方面，汉英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汉语和英语具有范畴语法概念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性	数	格	人	时	体	态	式	非	级	序
--	---	---	---	---	---	---	---	---	---	---	---

				称					限定		
英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汉	/		/	/	/	/	/	/	/	/	/

注：“/”代表无；英语虽有“性”的概念，但属弱性。

这么说，是不是意味着讲汉语时就失去了这些范畴概念的意义了呢？不是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这些范畴的意识和概念，也并不意味着汉语没有表达出这些意识和概念的能力。但是，在汉语中，如果不是有意地使用词汇的方式来特意表达这些概念的话，汉语的语句从语法上一般是反映不出这些概念的。那么，在讲汉语时这些概念是怎样传递过去的呢？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靠理解，不靠语法；以隐性方式，而不以显性方式。就是说，如果说英语是以显性方式体现范畴概念以增强语言本身的逻辑性的话，汉语则是以隐性的方式暗示着范畴概念任由对方的体会和理解。

例如，在“性”概念方面，汉语可以说“他是警察，她也是警察”。在本句中，两个“警察”没有作任何语法区分，也根本没有必要做任何的语法区分：“他是男警察，她是女警察”，这样区分出“性”的概念反而令人难解。汉语虽未予区分，听者却可以自己推断这些概念，“他”肯定是“男”警察，而“她”则肯定是“女”警察，保留了更多的想象的空间。然而，在英语中就必须区分出并体现出这个“性”的概念：

**He is a policeman, and she is a policewoman.**

他是警察，她也是警察

在英语中，“警察”的“性”的区分是自然的，不区分反而是不可接受的。

当然，“性”范畴概念在现代英语中是所有上述范畴概念中最弱的，并不需要时时刻刻地进行体现，仅保留局限于一部分名词及代词中。

“数”也是与名词有关的范畴概念。汉语可以说“我是学生，我们都是学生”。在本句中，两个“学生”依然未作任何区分，依然没有必要去做任何的区分：“我是一个学生，我们是学生们”。但听者依然可以自己正确地理解。英语则不然，要从语法上进行明确的标识：

**I am a student. We are students.**

我是学生，我们都是学生。

汉语也不区分“格”，可以说“他是我们的英语老师，我们都喜欢他”，这里没有区分“他”的“格”，英语则要进行语法区分：

**He is our English teacher, and we all like him.**

他是我们的英语老师，我们都喜欢他。

“人称”范畴概念也是汉语所没有的，因此汉语中“我是公仆”和“知识就是力量”是没有人称区分的，因此都是一个“是”，而英语则要区分，因为前句是第一人称而后句是第三人称单数：

**I am a public servant.**

我是个公仆。

**Knowledge is power.**

知识就是力量。

“时体态”属于动词的范畴概念，英语以语法形式体现而汉语仍然没有语法表现形式。汉语说“我喜欢旅行”和“孔子喜欢周游列国”，汉语的两个“喜欢”没有任何概念的表达，英语则不然：

**I like traveling.**

我喜欢旅行。

Confucius **liked** traveling around the various ancient Chinese states.

孔子喜欢周游列国。

汉语动词不具有时态的变化能力，说明汉语语言本身没有时态的语法范畴概念；但这并不就是说汉语没有相应的时态的体现。汉语的时态的体现是依靠词语形式，而不象英语那样依靠动词的形态变化。也可以说，汉语虽然没有时态的语法范畴，但仍然有着时态的意义潜势。例如：

He **began** to learn English as early as four years ago. He **has learned** English for four years. Now he **is still** learning English. He **will learn** German next year.

英语的时态尽在动词 **begin** 和 **learn** 的形态变化之中。而汉语动词“开始”和“学习”则没有直接的这些形态变化，但仍能体现出英语所具有的“过去”、“现在完成”、“现在进行”和“将来”范畴概念：

他**早**在四年前就**开始**学习英语了。他**已经学**了四年英语了。现在他**仍在学**英语。明年他**还将学**习德语。

再来看看仍与动词有关的“式”（即语气）。

汉语说“我真想上大学”，还可以说“我真想当个小鸟”。说话人的语气需要听话人自己去判断，英语则明确标识：

How I wish I **can** go to college!

我多么想上大学。

How I wish I **were** a bird!

我多么想当一只小鸟。

第二句的虚拟已经跃然纸上。

“非限定”范畴概念更是汉语语言所不具有的。汉语说“我在读书”和“我想读书”，还可以说“我有晚上读书的习惯”和“读书的时候，我喜欢记笔记”。几个语句中的“读书”没有任何范畴概念的标识，也不具有任何方式来标识出这种语法概念。请看英语：

I'm **reading**.

我在读书。（动词 **read** 作谓语）

I want **to read**.

我想读书。（动词 **read** 作为宾语属“非限定”概念使用其不定式形式）

I have the habit of **reading** in the evening.

我有晚上看书的习惯。

（动词 **read** 作为介词宾语属“非限定”概念使用其动名词形式）

While **reading**, I like taking notes.

看书的时候，我喜欢记笔记。

（动词 **read** 作为状语属“非限定”概念使用其现在分词形式）

“级”的语法概念也是汉语语言力所不及的。汉语说“今天很冷”，又说“今天比昨天冷”。“冷”的“级”的概念根本不需要考虑。英语则不考虑不行：

It is **cold** today.

今天很冷。

It is **colder** than yesterday.

今天比昨天冷。

“序”的概念在汉语中还是比较强烈的，但仍然是靠词汇手段而不是语法手段表达出来。比较：

This is a hospital of **the first** rate in curing the disease.

这家医院在治疗这种疾病方面是一流的。

## 2. 认知概念的差异

与范畴概念相似，在语法认知概念方面，英语同样具有严谨的认知概念系统，时时刻刻体现着强烈的语法认知概念；而汉语仍然表现得很是“麻木”，很多认知概念需要体会和理解。

英语的认知概念主要体现在“可数”和“不可数”、“特指”和“泛指”、“近指”和“远指”、“及物”和“不及物”、“动态”和“状态”、“延续”和“瞬时”、“趋向”和“非趋向”、“周遍”和“非周遍”、“肯定”和“非肯定”等九大方面，涉及名词、冠词、代词、动词、介词、形容词等。英语与汉语具有语法认知概念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可数和不可数	特指和泛指	近指和远指	及物和不及物	动态和状态	延续和瞬时	趋向和非趋向	周遍和非周遍	肯定和非肯定
英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汉	/	/	有	/	/	/	/	有	有

注：“/”代表无；英语虽有“趋向”和“非趋向”概念，但属弱性；汉语虽有“近指”和“远指”概念，也属弱性。

首先，英语名词的“可数”和“不可数”语法是非常严格的，而汉语则根本没有这种语法规定。例如，汉语可以说“他的钱多”和“我的朋友多”，钱与朋友的认知概念是没有任何标识的。再看英语：

He has **much** money.

他的钱多。

（money用much修饰体现其“不可数”概念）

I have **many** friends.

我的朋友多。

（friends用many修饰体现其“可数”概念）

“特指”和“泛指”概念汉英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之大。可以说，汉语中无需考虑语法形式来体现“特指”和“泛指”概念。例如汉语说“经验是科学之母”，句中“经验”、“科学”和“母”没有体现出任何认知概念，而英语则必须体现：

**Experience is the mother of science.**

经验是科学之母。

（experience和science均为泛指所以使用零冠词形式，mother一词使用了定冠词the是为了体现“特指”，表明mother不是任意的，而是有着特别指向的，专指science的mother）

英语中的“近指”和“远指”语法认知概念也与汉语的理解有差距。汉语说“‘英雄所见略同’，这就是我想说的”，汉语在这里使用“这”是非常符合汉语习惯的，而在英语中，说过的话却属于“远指”：

Great minds think alike. **That** is what I want to say.

“英雄所见略同”，这就是我想说的。

（that即体现出远指）

英语中的“及物”和“不及物”概念也是同样的严格。英语动词分为“及物”和“不及

物”，只有及物动词才可能后接宾语，而不及物动词是不许可的。因此，汉语中允许说“爆发一场战争”、“发生火灾”，大家都可以理解，指的是“一场战争爆发”、“火灾发生”，而英语必须按照不及物的认知概念来组织句子：

**The war broke out ten years ago.**

这场战争是十年前爆发的。

**A fire happened this morning.**

今天上午发生了一场火灾。

“动态”和“状态”也是英语严格区分的认知概念。汉语可以说“他得病了”和“他是上星期得的病”，英语则一定要区分“动态”和“状态”：

**He is ill.**

他得病了。（状态）

**He fell ill last week.**

他是去年得的病。（动态）

同样，

**He is asleep.**

他睡着了。（状态）

**He fell asleep just now.**

他刚刚睡着。（动作）

**He is sleeping.**

他正在睡觉。（状态）

**It is time to go to bed.**

该睡觉了。（动态）

“延续”和“瞬时”同样是汉英认知概念差异之所在。汉语可以说“飞机起飞两个小时了”，英语却不可以，而要说：

**The plane took off two hours ago.**

飞机是两个小时以前起飞的。（take off属“瞬时”概念，是不可能延续长达两个小时的动作）

再看英语：

**It has been ten years since he learnt English.**

如果按照汉语习惯，此句应当理解为“他学英语已经有十年了”。但英语却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英语中since后的动作是不能够延续到现在的，所以英语的真正的意思相当于汉语的“他有十年没有学习英语了”。而“他学英语已经有十年了”，英语是这样的：

**It has been ten years since he began to learn English.**

同样，

**It has been ten years since he smoked.**

他戒烟有十年了。

**It has been ten years since he began to smoke.**

他吸烟至今已经有十年了。

“趋向”和“非趋向”概念也是英语所特有的。英语中具有“趋向”概念的动词可以使用进行体来表示即将发生的动作。如：

**He is dying.**

他奄奄一息。

（英语的趋向性与进行体配合表达的恰恰是即将发生的动作）

“周遍”和“非周遍”概念是汉英皆有的，差异在于具体内容的有所不同和表现形式的

有所不同。汉语的“周遍”和“非周遍”完全与汉语的词汇有关，而英语除与英语的词汇如一些具有支配关系的动词、形容词介词以外，还与词的语法形态变化有关。例如：

**He has read the book.**

这本书他已经读过了。

（使用了完成体，含“周遍”概念）

**He is reading the book.**

这本书他正在看。

（使用了进行体，含“非周遍”概念）

英语与汉语都有“肯定”和“非肯定”认知概念。差异主要在于表达方式有时有所不同。典型的表现在对于疑问句的回答方面。英语对于疑问句（特别是否定性疑问句）的回答是针对事实及内容的，而汉语则是针对问题本身的：

-- Do you believ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你相信中医吗？

-- Yes, I do.

是的，我信。

-- No, I don't.

不，我不信。

-- Don't you like swimming?

你不喜欢游泳？

-- Yes, I do.

不，我喜欢。

-- No, I don't.

是的，我不喜欢。

-- Do you mind my smoking?

你不会介意我吸烟吧？

-- Yes, I do mind.

不，你不能吸烟。

-- No, please.

是的，我不介意，请便。

-- You can't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 ,too, can you?

二者不可兼得，是吧？

-- Yes, I can.

不，我可以（兼得）。

-- No, I can't.

是的，不可（兼得）。

汉英更多的差异表现在由于词汇系统和表达方式的不同而造成的两种语言的概念的矛盾性表达。例如：

**He ignored my existence.**

他竟然不顾我的存在。

（英语是语义否定而语法肯定句，汉语则是否定句）

**The milk is too hot to drink.**

牛奶太热没法喝（同上）

**There is no one but wishes to be rich.**

人人都想致富。

(英语为双重否定，汉语则是肯定句)

## 二. 形态功能方面的差异

### 1. 词类的差异

从传统的语法词类来讲，语言的词类大约有 15 种，英语具有 10 种，汉语具有 12 种。

英语的冠词是汉语所没有的，因为汉语没有使用冠词来区分“可数”和“不可数”、“单数”和复数”、“特指”和“泛指”等语法概念的需要。

汉语虽然没有冠词但却有着丰富的量词 (classifiers)。汉语量词分为物量词和动量词，数词与名词结合一般都有量词来指示事物的性质，如“一本书”、“一间房子”、“一头牛”、“一匹马”、“一台电脑”等。量词与名词为固定关系，不可由推理得出，更不可随意更换，不可随意改为“一头房子”、“一台马”之类的。

英语没有这种量词这是因为英语具有名词的可数与不可数概念。既然可数事物本身具有数目的性质，那么量词便自然是多余的了。如上面汉语的几个说法，英语是不需要量词便可表达出数目的概念：

a book 一本书

a house 一间房子

an ox 一头牛

a horse 一匹马

a computer 一台电脑

不过，英语中的不可数名词需要量的表达时，也有类似汉语量词的表达，如：

a cup of coffee 一杯咖啡

a drop of oil 一滴油

a blast of wind 一阵风

a cake of soap 一块肥皂

a blade of grass 一根草

a blanket of snow 一层白雪

a cloud of smoke 一团烟

a coat of ice 一层薄冰

a ray of hope 一线希望

a sheet of paper 一张纸条

a piece of prose 一篇散文

a sum of money 一笔款

a layer of sand 一层沙子

an item of news 一则消息

a period of time 一段时间

a boat of fight 一场战斗

a flash(gleam) of hope 一线希望

a round of beef 一块牛腿肉

a wisp of smoke 一缕青烟

a piece of kindness 一番好意

a chain of thought 一连串想法

a gallon of gasoline 一加仑汽油

a bar of chocolate 一条巧克力

a complete set of equipment 成套设备。

在这种情况下，前面作为“量词”的名词还可能有复数形式，如：

two cups of coffee 两杯咖啡

two pieces of paper 两张纸

还有的时候，可数名词也可能使用类似的这种“量词”：

a room of people 一屋子的人

a portion of chips 一份炸薯片

a box of eggs 一盒鸡蛋

a line of cars 一排汽车

a bunch of keys 一串钥匙

a team of pupils 一队学生

a flock of ducks 一群鸭子

a circle of friends 一群朋友

a file of soldiers 一队士兵

a mob of gangsters 一伙歹徒

a bouquet of flowers 一束鲜花

a group of students 一组学生

a chump of buildings 一群建筑

a chain of reactions 一系列反应

a packet of cigarettes 一包香烟

a block of ice 一大块冰

a shelf of books 一书架的书

a round of diplomatic talks 一轮外交谈判

此外，汉语中还有助词及语气词，如“啊”、“呀”等，英语中也没有。

还需引起注意的是，介词与动词在汉英两种语言中扮演的角色是大相径庭的。“没有介词就没有英语；没有动词就没有汉语。”可见介词在英语语言中的地位和动词在汉语中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介词与动词已经成为这两种语言的“英河汉界”。在英语的表达中，介词使用频繁，与动词交相辉映，使用动词体现动态而使用介词则体现静态。如：

**The two countries are at war.**

两国正在交战。

从上句也可看出，汉语不大善于使用介词，所以动词使用频繁，语气亦较铿锵有力，动态性强烈。

尤其是在时空概念方面，英语介词的使用是很严格的，而汉语多数情况则阙如。例如：

**I have been waiting for you for ten years.**

我等了您十年啦。

又如：

**In 1976, he went to America.**

（在）1976年他去了美国。

英语也有省略介词的情况，但这是有条件的，如表示时空并含有指示代词时：

**Go this way, please.**

请这边走。

**There will be a lecture about the current affairs this afternoon.**

今天下午有个时事报告。



其他情况则仍需要使用介词：

**Only in this way can you learn English well.**

只有这样你才能学好英语。

英语中的限定词具有强烈的语法功能，其语法功能是不可能忽略的。在一个英语名词性词组中，名词的从属部分包括限定词与修饰词，即限定词与修饰词是有着严格区分的，限定词与名词的关系不同寻常。例如：

**I left the book in a classroom.**

我把书落在教室里了。

book和classroom的前面都有限定词，而且是不可省略的。汉语则可以没有限定词，限定的含义是由听话人去体会的。

另外，即使相同或相似的词类，英语与汉语在界定方面、范围方面、意义方面和使用方面也是不完全相同的，如英语的形容词与汉语的形容词、英语的副词与汉语的副词、英语的情态动词与汉语的能愿动词等，都有着很大的差异。

## 2. 构词的差异

构词的差异是不同语言之间词汇系统之间的主要差异。

汉英都有相对单纯型词汇，数量与使用频率也都差不多。例如，英语的 ice, fire, mountain, atom，汉语的“冰”，“火”，“山”，“原子”等，均可作为其他构词法的词根。如英语的iceberg，和汉语的“冰山”。当然这些相对单纯型词汇的词义总还是多多少少有差异的，因为语言间的完全对等几乎是不存在的。

汉英构词的差异主要在于派生词和复合词方面。

英语中派生词多于复合词，这是因为英语中专门用来构成派生词的词根、前缀与后缀极为丰富。据不完全的保守统计，英语中较为常见的词根至少在300个以上，而前缀至少在120个以上，后缀至少在150个以上，英语词的派生构词能力和派生词数量之大可见一斑。

汉语则是复合词多于派生词，这是因为汉语的词缀为数极为有限，语法功能更是极为有限。如“子”，在“桌”后加上后缀“子”后并没有产生多大的语法功能。汉语双音节词占绝大多数，由词根融合、附加以及重叠、轻声、儿化等构成新词，形成汉语独特的构词特点。

## 3. 词形变化的差异

英语属于屈折语，因此英语的词有较复杂的形态变化，例如：

英语的名词有数（单数、复数）和格的形态变化，少数有性（阴性、阳性、中性）的形态变化：

代词有性、数、格（主格、宾格即对格、通格）和人称的形态变化。一个代词可有四种形式，如they, them, their, theirs；

动词有数、人称（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时（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体（一般、进行、完成、完成进行）、态（主动、被动）、式（虚拟、陈述、祈使）、非限定的形态变化，仅时态就有十六种变化形式之多，一个动词可以有多达五个基本形式，如：go, goes, went, gone, going（be 有八个形式是个例外）；

形容词及副词有级（原级、比较级、最高级）的形态变化。

数词有序的形态变化。

本书第一章对这些词的形态变化有较详尽的叙述。

汉语的词本身没有性、数、格、人称、时、体、态、式、非限定、级、序的语法概念之分，也没有这些形态变化。

当然，汉语中有些词类依靠形助词，包括副词、介词、助词、语气词等实词或虚词的帮助也可以构成某些语法特征，如名词具有单复数和所有格（他，他们，他们的）。但汉语中的名词有时在“数”上哪怕只有一个，也可以叫作“听众”、“观众”、“群众”，人们经

常听到“我是个群众”、“我是个观众”等说法，可见汉语的“数”的概念不是很严格的。汉语的动词依靠形助词的帮助可以具有进行体、完成体和未完成体（如干着，吃过了，未抄完）。但从整体说来，汉语的“时体态”概念是很弱的。而汉语的动词缺乏“式”的变化使得虚拟语气这一语法现象更是汉语中所不具备的。

由于英语的词具有较强的形态变化，而汉语的词形缺少这种形态变化，因此英语词的句法功能较弱，而汉语词的句法功能要强大得多。

#### 4. 搭配关系的差异

从搭配关系方面来看，即观察一个词的各组合项的聚合群，不难发现，汉英词的搭配能力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就象不同种类的大树长着形态不同的树杈和枝叶一样，自成一体。

例如，汉语的“犯错误”，英语有 **make a mistake/commit an error**，而犯法则为 **violate the law**。汉语的“达到世界先进水准”，英语是 **to meet advanced world standard**，满足需求则是 **to meet the need(demand)**。再例如：

**He recognized the dead, and the cause of death, and hi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ath.**

“他认出了死者，明白了死因，也意识到他对此应付的责任。”

英语的 **recognize** 可以后接很多名词而形成多枝共干结构。如果需要用汉语表达这句话，就要根据汉语的词的搭配关系另外择词将 **recognize** 分别说成“认得”、“听出”、“承认”等词。

又如：

**The development of new devices and new techniques has greatly altered our concept of communication.**

新装置的研制和新技术的发展已大大改变了我们对通讯的概念。

句中 **development** 分别与汉语的“研制和发展”相对应，以便与装置及技术两个单词进行搭配。

一般地说，英语词语的宽容度高于汉语词语，因此搭配能力较之汉语为高，这也是造成英语共轭与多枝共干结构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汉语中有些形容词能修饰动词，如“快干”“认真学习”等，英语则不能。英语如要修饰动词，一定要将这些形容词先变化为副词：

**to do it quickly** 快干

**to study seriously** 认真学习

**This is a poorly-written composition.**

这篇作文写得很糟糕。

**I am well educated.**

我受过良好教育。

这反映了英语的词形变化能力的强大，同时也反映了汉英同一词类也不是完全对等的。汉语形容词中有些还可以直接作谓语，可以用“不”来否定。英语的形容词则不能作谓语。汉语说“他很诚实”，英语则要加上连系动词：

**He is honest.**

英语中有副词修饰名词的情况，汉语则不可，如：

**people there** 那里的人们

但汉语的副词却可起关联作用，作用相当于英语的连接词，如“既发达又文明”，英语则要使用连词：

**(both) advanced and civilized**

### 三. 词义方面的差异

#### 1. 词义范围的差异

一般地说, 英语词汇较之汉语词汇的词义范围要宽, 而汉语词义则相对独立得多、稳定得多。

以亲属关系为例。英语对与自己同辈的, 除 **brother**(兄弟)和**sister** 姊妹), **brother-in-law** (姐夫、妹夫、内兄、内弟、大伯、小叔) 和 **sister-in-law** (嫂子、弟媳、姑子、姨子) 以外, 堂(表)兄弟姊妹不论男女一律称为 **cousin**; 对与父母同辈的, 男子称 **uncle**, 女子称 **aunt**; 对比自己晚一辈的, 男子称 **nephew**, 女子称 **niece**; 上两辈的则称 **grandfather** (男) 和 **grandmother** (女)。显然, 比起汉语来, 英语的词义要宽得多。汉英亲属关系的词义范围情况如下表所示:

	男	女	男	女
长 二 辈	<b>grandfather</b>	<b>grandmother</b>	祖父(爷爷)	祖母(奶奶)
			外祖父(外公)	外祖母(外婆)
	<b>granduncle</b>	<b>grandaunt</b>	伯公, 叔公, 伯外祖, 叔外祖	姑婆
舅公			姨婆	
长 一 辈	<b>father</b>	<b>mother</b>	父亲	母亲
	<b>uncle</b>	<b>aunt</b>	叔叔(叔父, 伯父), 姐夫(姑父)	姑姑(姑母, 姑妈), 婶母, 伯母,
			舅舅(舅父), 姨夫(姨父)	舅母(舅妈), 姨母
	<b>father-in-law</b>	<b>mother-in-law</b>	公公	婆婆
岳父			岳母	
同 辈	<b>brother</b>	<b>sister</b>	兄, 弟	姐, 妹
	<b>cousin</b>		堂兄, 堂弟	堂姐, 堂妹
			表兄, 表弟	表姐, 表妹
	<b>cousin-in-law</b>		堂姐夫, 堂妹夫	堂嫂, 堂弟媳
			表姐夫, 表妹夫	表嫂, 表弟媳
<b>brother-in-law</b>	<b>sister-in-law</b>	姐夫, 妹夫, 大伯, 小叔 (连襟)	嫂子, (兄 弟之妻或配 偶姊妹)	
		姐夫, 妹夫, 内弟, 内兄	弟媳(弟妹)	
晚 一 辈	<b>son</b>	<b>daughter</b>	儿子	女儿
	<b>nephew</b>	<b>niece</b>	侄子	侄女
			外甥	外甥女
<b>son-in-law</b>	<b>daughter-in-law</b>	女婿	儿媳	

晚 二 辈	grand-son	grand-daughter	孙子	孙女
			外孙	外孙女
	grand-nephew	grand-niece	侄孙	侄孙女
			侄外孙	侄外孙女

可以看出，汉语和英语都将直系、血缘、姻亲三种亲属关系加以区分，但英语不区分父系与母系，汉语却有着严格的区分。英语一般也不对同一辈中的长幼加以区分，汉语则经常需要区分，如“大哥”、“二姐”等。

需要用英语表示汉语的狭义亲属关系时，可以通过义项组合实现，如：

younger sister 妹妹

elder brother 哥哥

foster father 养父

stepfather 继父

adopted son 养子

adoptive daughter 义女

paternal grandfather 祖父

maternal grandparents 外祖父母

再以marry一词为例来观察以下汉英词义范围的差异。英语的marry词义较宽，涵概了汉语的“娶”、“嫁给”、“出嫁”、“和... 结婚”等。

You said you would **marry** me.

仅从这一句英语是无法断定marry究竟相当于汉语的“娶”还是“嫁”抑或“结婚”。但如果知道这是 *Gone With the Wind* (《飘》) 中女主人公的一句话，就可以找到相应的汉语：

你说过你会娶我为妻的。

有些汉语的词义也可能比英语的宽，如

草原：grassland/prairie

山：mountain/hill

港：port/harbor

老鼠：mouse/rat

学习：learn/study

认识到：realize/recognize

学生：pupil/student

灯：lamp/lights

校长：headmaster/president/principal

汉语的“笔”字比英语中所有有关的词的词义都要宽，所以英语中是找不出“笔”这个词的，因为英语有的都是具体的笔，如fountain-pen（指自来水笔即钢笔，现在简称pen），ball-pen（圆珠笔），brush（尤其指中国人用的毛笔）等。不过这样的实例很少。

## 2. 词的多义与多类的差异

一般地说，英语词汇较之汉语词汇义项要多，即一词多义现象严重。英语中一个多义词往往对应于汉语数个或数十个意义不同的词汇，尤其象or, while, would, and 等词。汉语词义则相对单纯得多。

以英语动词为例。象 make, take, get, go, come, call, give, work, break, have, do, hand, cut, see, send, put, head, run, hold, bring, look, keep, set, pick, lay, turn, show, hold, fall, stand等，它们的词义非常丰富，每个词在词典中的词义义项都在若干个

以致于几十个。而由它们与其他词汇所组成的短语更是令人眼花缭乱，形成包括基本义及派生义在内的巨大的词义网络。这些短语同样具有涵义广泛及多义的特点。

下面以run为例来观察英语动词的一词多义现象。run的词义多达几十个。曾有这样一段关于run的多种词义的生动描写：

The simple three-letter word “run”, up to this moment of writing, has more than ninety dictionary definitions. There are the run in your stocking, the run on the bank, and a run in baseball. The clock may run down, but you run up a bill. Colors run. You may run a race or run a business. You may have the run of the mill, or, quite different, the run of the house when you get the run of things. And this dynamic little word, we can assure you, has just begun its varied career with these examples.

run 这个仅有三个字母的单词，迄今为止在词典中已经有 90 多种定义。有袜子的‘抽丝’，银行的‘挤兑’及棒球场上的‘跑垒得分’。钟表也许会‘停’，而你可以‘欠款’。颜色会‘发散’。你可以参加‘赛跑’或做‘生意’。当你有权选择时，你可以‘自由经营’磨坊，甚至可以‘自由使用’房子。请你相信，以上只不过是这个无比活跃的小小单词的万端变化的一个开头而已。

这种现象在汉语中是很难想象的。汉语的“抽丝”一词很难找出会有其它词义，“挤兑”一词也难以找到其它词义，反映出汉语词缺乏英语词所具有的广泛的词义。

英语的一词多义往往同时伴生着一词多类。例如在下面的句子中：

**That** teacher said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girl used **that** much should not be used like **that**.

那个老师说那个女孩用得那么多的那个“那个”是不该那样使用的。

句中一共有八个that，分别用作连词、指示代词、关系代词、名词、副词等。

### 3. 用词习惯的差异

由于不同的民族色彩和文化色彩，有时汉英对同一概念或现象的表达或描绘用词也是有差异的。比如对于白色，英语常用paper一词来形容，汉语则常用“雪白”来形容。这是指词义方面。

同样的意思，英语有时用动词来表达，表达的是具体；有时用介词来表达，表达的是概念，表达方式甚为复杂。而一般情况下，汉语一律用动词来表达。

英语有数十个介词，以at, of, in, on, for, with, to最为重要，其中又以at为首。这些介词与汉语的关系一般为：

介词的基本义→引申义→汉语动词

以介词at为例：

We were **at sea** for ten days.

我们在海上航行了十天。

at 含动词“航行”义。比较：

For ten days we **sailed** from California to Hong Kong.

我们从加利福尼亚到香港整整航行了十天。

可以看出，两个语句中的谓语部分，汉语没有多大差别，而英语却大不相同。又如：

He was in deep sorrow **at the bad news**.

听到这个噩耗，他陷入极度的哀痛之中。

此句中at 含动词“听到”义。

They are **at table**.

他们在用饭。

此句中at 含动词“吃饭”义。

用词习惯的不同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汉语说“美国黑人”，英语要说Black Americans  
而不说 American Blacks;

汉语说“这条河里的鱼多极了”，英语要说

The river is burdened with fish.

而不说

Fish is burdened in the river.

## 参考文献

- 胡壮麟.评语法隐喻的韩礼德模式.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3.pp88-94
- 黄国文主编.语篇.语言功能.语言教学.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2002
- 黄国文.系统功能语法中的重合主位..语篇.语言功能.语言教学.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2.5.pp55-68
- 周榕.隐喻认知基础的心理现实性.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2.pp88-93
- 朱永生, 严世清.语法隐喻理论的理据和贡献.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2.pp95-102
- 束定芳.论隐喻的运作机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3.pp98-106
- 束定芳.论隐喻的理解过程及其特点.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4.pp253-260
- 沈家煊.认知语法的概括性.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1.pp29-33
- 温宾利.自然语言中的关系结构.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4pp276-283
- 刘正光.名词动用过程中的隐喻思维.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5.pp335-339
- 尚媛媛.语境层次理论与翻译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7.pp28-32
- 罗选民.论翻译的转换单位.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4
- 吕俊.谈语段作为翻译单位.山东外语教学.1992.1-2
- 郭茂生, 吴爱珍.叶斯柏森的英语语法观.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6. 10-416
- 杨建华.语篇翻译的宏观与微观双层级操作与双层级操作单位.《语篇与翻译》.2002.7
-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 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1991
- 胡壮麟, 朱永生, 张德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湖南: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 黄国文.语篇分析概要.湖南: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 杨自俭, 刘学云.翻译新论.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 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1995
- (美) Dwight Bolinger 原著(方立、李谷诚译).Aspects of Language.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3
- (英) Neil Smith, Deirdre Wilson (李谷诚, 方立等译).现代语言学(乔姆斯基革命的结果).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3
- 叶蜚声, 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 蒋争.英语词汇的奥妙.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9
- 袁行桢主编.美英时文选读.北京: 金盾出版社, 1996
- 傅仲选.实用翻译美学.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3
- 杨建华.新理念英文写作.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2
- 杨建华.新理念汉英互译.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1
- 杨建华.新理念英语口语.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2

- R. R. K. 哈特曼等著(黄长著等译). 语言与语言学词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4
- 王正元主编. 英语同义词辨析大词典.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1994
- 胡裕树主编. 现代汉语. 上海: 上海教学出版社, 1986
- 李长隆. 作文法概要.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3
- (苏) 兹维金采夫. 普通语言学纲要(伍铁平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岑麒祥. 普通语言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7
- (日) Benesse Corporation 原始编者, 简清国等主编. 汉英多功能词典.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台湾: 建宏出版社, 1998
- 厦门大学外语系. 英语成语词典.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Chomsky, N. *Syntactic Structures*. the Hague: Mouton, 1957
- Chomsky, 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65
- Halliday, M. A. K. *Computing Meanings: Some Reflections on Past Experience and Present Prospects*. Discourse and Language Functio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 Christian M. I. M. Matthiessen. *Introduction to Halliday's "Computing Meanings: Some Reflections on Past Experience and Present Prospects"*. Discourse and Language Functio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 Halliday, M. A. K. & Hasan, R.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1976
-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5
- Roger Berry. *Determiners & Quantifiers*. 香港: 商务印书馆,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1
- A Merriam-Webster. *Webster's New Dictionary of Synonyms*. Massachusetts, U. S. A.: G. & C. Merriam Company, 1973
- Rosemary Courtney. *Longman Dictionary of Phrasal Verbs*. England: Longman House, 1983
- Benesse Corporation. *A Multifunctio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 A S Hornby. *Guide to Patterns and Usage in English*
-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the Second College Edi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2
- Alan Warner: *A Short Guide to English Style*